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十一回 得道法蛋僧訪師 遇天書聖姑認弟

跳丸雙轉疾如梭，瞥眼年華又早過。有事做時須急做，誰人挽得魯陽戈。

話說蛋子和尚第三遍端午，遇了天雨之後，石橋濕滑，行走不得，心生一計。放下齊眉短棍，將這棉紙包袱，緊緊的縛在背上，倒身下去，將雙手抱定石橋。那石橋的兩旁底下，未免有些稜角，不比橋面光滑，兩腳可以做力，逐步挺去，霎時間過了。蛋子和尚爬起身來，合著掌叫聲：「謝天謝地！」便急急的進了白雲仙洞。來到白玉爐前，雙腳跪下，磕頭通陳道：「貧僧到此第三番了，望乞神靈可憐，傳取道法。情願替天行道，倘作惡為非，天誅地滅。」發罷願，走到石屋中，解下包袱，取出紙，就地展開，逐張檢起，照一號二號順去。先從左壁上起，將手捻定，通前至後，凡有字處，次第拂過，共一十三張。每張摘去紙角，記認了。轉向右邊，逐一按摹。右邊字又密又長，摹到二十四張，覺得香氣來了。後邊還有一段，摹不及了。忙將摹過的三十七張，亂亂的捲成一束，用包袱裹了提著。餘紙棄下，不及收取。急走出得石屋，白玉爐內煙氣大發。慌忙跑出洞來，將包袱照前縛在背上。仍用腳手做力，像猢猻蹉樹一般，蹉過了那三丈長、一尺闊、光如鏡、滑如油的一條石橋。大凡走路的，去時覺遲，轉時覺快。蛋子和尚喜得這番到手，又且險處已過。檢起地下棍棒，拽開腳步，沒多時，走到草棚之中。不等喘息定，便解下紙束，展開來看。原來在洞中時，手忙腳亂，心神恍惚，只像黑隱隱的有些字跡一般。如今看時，原是一張素紙，何曾有一點一畫？每張檢看，都是如此。弄得蛋子和尚目瞪口呆，手癱足軟。這場沒興，不可形容。想著見神見鬼，這許多時，都是瞎帳。受了三番辛苦，險些兒誤了性命，竟恁無緣，一兩行兒也僥倖不得。前兩番雖是空行，還是個不了之局，今番望絕，再沒個題目做了。發個惱，把這紙張撇做一地，轉思轉苦，心下酸痛起來，淚如珠湧，不覺放聲大哭起來。

哭了一場，要往潭邊尋個自盡。出得草棚，行不多步，剛遇見去年的白鬚老者，迎著問道：「長老求道辛苦。」蛋子和尚滿臉羞慚答道：「不好向長者告訴。命裏無緣，一束紙白白來，全沒半字在上。似此薄命不如死休。」說罷，淚下如雨。老者道：「長老且莫悲傷，有緣無緣也未可定。這天書既不由筆臨墨刷，字跡從何而來？」蛋子和尚大驚道：「去歲長老吩咐不用筆墨，如何又恁般說話？」老者道：「天書不比凡跡，況明授者屬陽，私竊者屬陰。日光下之陰氣伏藏，自然不見，此陰陽相剋之理也。要辨得有緣無緣，須於戌亥子三個時辰，擇個月盈之夜，在曠野無人處，將紙向月照之，隱隱有綠字現出，這便是機緣已到。若沒字時，便是無緣了。」蛋子和尚如夢方醒，如死忽生，道：「多承長老指教，只今晚不知有月否？」老者道：「初旬月光未足，直待至十一至十五這五日內，月漸盈滿，如法照之，若見字跡，便將筆墨依樣描出。老漢臨期又來相會。」

蛋子和尚稱謝不盡。老者別了和尚，轉彎去了。蛋子和尚不勝歡喜，轉到草棚中，把地下紙張重複拾起。依照東西暗記，各順號數，做兩束兒卷著，藏於布包之中好生安放。依了老者的吩咐，直到十一日，預先磨下一甌墨汁，黃昏時分帶到一個最高的山頭上面，揀個平穩處，將布包打開舖在地上。先將左壁上摹過的紙，一張張對月照看，依舊一字俱無。蛋子和尚這一慌非小，定了心想，又將右壁上摹過的紙月中照看，果然隱隱現出綠色字樣，細字有銅錢大，粗字有手掌大，但多是雷文雲篆，半點不識。且喜有了字跡傳下時，再作計較。當下將筆和墨就原紙上照樣描寫，到下半夜來月色倒西，便不甚分明瞭。收拾回去，次晚又來，一連五日天氣晴明，也是數合如此，到十五日二十四張紙都已描完，收放布包裏面。到草棚中一夜不睡，想著：「這天書文字不知何人識得？老者約我臨期相會，又不見來，好生悶人。」到五更時才合眼去。只聽得草棚外，似老者聲音說道：「欲辨天書，須尋聖姑。」蛋子和尚夢中跳將起來，便問：「聖姑是何人？」此時天已黎明，趨出棚外看時，並無人影。蛋子和尚道：「奇怪，明明有人說話，如何不見了。」想了一會道：「是了。這白髮老者一定就是白猿神化身，因我求道心誠，感動了他，兩番到此指迷。今夕在夢中喊我，果然如此，定是有一個聖姑，能辨天書的在那裏。只不知住居何處，天涯海角怎得相逢，不免四處去尋訪他，在此守株待兔，料是無益。這草棚也用不著了。」

當下將天書布包一併打在衣包之內。煨飯吃了，取了衣包棍棒，將地灶中火炊起，用鬆毛引在草棚上燒著，只看棚倒在那一方便向這方走路，是他心無主意，把這草棚只當聽憑天數一般。有詩為證：

三番求真吃盡苦，到頭不辨一身事。

這回只得走天涯，識字之人在何所。

這一日是東北風，火勢被風颳起，必剝剝把草棚上蓋都燒完了。一聲響亮，那幾根柱子向北帶西而倒。蛋子和尚道：「風頭向南，那棚柱反倒北去，也好古怪哩。北方帶西，正是關中地面，那裏是帝王建都之地，多有異人，或者聖姑在彼未可知也。」便遙對白雲洞去處，磕了一個頭，謝別了白猿神，大踏步望北行去。

後人有古風一篇，單表蛋子和尚三番求道之事，詩云。

洞天深處濃雲鎖，玉鑪香繞千年火。中有袁公飽素書，石壁鐫傳分左右。梵僧原是蛋中兒，忽發驚天動地思。掉臂出門不返顧，天涯遊遍求明師。迷津偶爾來雲夢，行人指示神仙洞。年年端午去朝天，香沉霧捲些時空。奇書靈跡神魂驚，餐風宿雨何精虔。絕壑千尋甘越海，危梁三尺輕登天。貪看景物鑪煙起，一番辛苦成流水。再來繞洞覓天書，覓得天書無筆紀。天書不用免毫傳，空摹石壁愁無緣。堪憐血淚神翁導，千驚萬恐剛三年。三年驚恐幾損命，空山獨守心堅定。分明綠色現雷文，夜半峰頭月如鏡。欲辨雷文有聖姑，愁懷誰向夢中呼。一別山靈作行腳，孤傲遙望長安途。長安自古繁華府，名山長駐神仙侶。此去逢師萬法通，不負三年立志苦。

話說蛋子和尚行至宛丘內鄉縣，此時五月中旬，天氣炎熱。想著得把扇兒用用才好，走不多步恰好見個扇鋪。那時摺疊扇還未興，鋪中賣的是五般扇子。那五般？是：紙絹團扇、黑白羽扇、細篾兜扇、蒲扇、蕉扇。蛋子和尚道：「這扇兒倒好，只是寫不得字，團扇又不像出家人手中執的，買柄細篾兜扇，寫個訪聖姑三字在上，倘或路途之間遇個曉得來歷的，也好指引。走上街頭，叫聲店信取兜扇來看，揀選一柄中意的，講就五分銀子買了。」

原來這店面後半間設個小座三啟，排下一張桌兒。幾把椅兒。靠桌處是個半窗，窗外小小天井，種幾竿瘦竹。桌上擺得有筆硯之類，蛋子和尚一眼瞧見了，便道：「有心尋惱寶店，告借筆硯一用。」店信道：「主人不在，外面但用不妨。」慌忙取出放在店櫃上，蛋子和尚才磨下墨，還未動筆，只聽得裏面一聲：「誰取了筆硯去？」店信答應道：「有個長老在此，借來寫個字，就拿來了。」便對和尚道：「快寫罷，主人出來了。」

說聲未絕，只見裏面走出個人來，頭裹萬字頭巾，身穿單褂兒。看見和尚扇上寫著「訪聖姑」三字，拱一拱手便問：「長老那裏來，要訪聖姑怎的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是泗州城迎暉寺來的，聞得聖姑廣有道行，特地訪他。」那人道：「泗州城是嶺南地方，這般遠處也曉得聖姑哩。」蛋子和尚暗暗裏驚訝道：「果然有個聖姑了。」便問：「施主會過聖姑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曾會過來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現今在何處？有煩施主指引。」那人道：「且請到裏面坐下，容某細講。」蛋子和尚走進坐啟，那人又道：「熱天恕無禮了，請坐，某去潑杯茶與長老吃。」那人進去了。蛋子和尚見桌有幾冊雜書，內一本是破損不完的，偶然取看其書名「抱樸子」，內一條雲：

丹水出丹魚，先夏至日夜伺之，魚皆浮水，赤光如火。取其血塗足，可步行水上不溺。

蛋子和尚道：「這內鄉縣有個菊潭，又有個丹水。只聞得菊潭兩岸都是天生甘菊，飲此水者多壽。卻不知丹水又產此異物，早得此法，怎要遭羅家畝落水之苦。」正思想間，只見那人自家拿個托盤，盤中放著兩碗泡茶，放在桌上道：「長老請茶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相擾不當。」兩下坐了吃茶。那人開口道：「在下姓秦，單諱個恆字。去年往華陰縣西嶽華山進香，聞得街坊上人多說

道：「本縣楊巡檢家，供養著活佛。在那裏，叫做聖姑姑。」我問他：「他怎見得是活佛？」他說：「楊巡檢家請得梵字金經，無別人識得，只有聖姑姑能說。楊巡檢敬之如神，供養在西園。」合縣的人多多少少去拜他為師，在下也去隨喜了兩番。後來因四處聞名，人越去得多了，便閉關不接外人。如今聞得還在那邊，算來住個一年有餘了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他單識得梵字，還別有甚麼道法麼？」秦恆道：「聞得也有些異處，能整月不食，也不飢餓。又時常與菩薩們往來，我們卻不曾試他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施主親見過聖姑，是甚麼模樣？」秦恆道：「也只是個老婆婆。但神氣不同，像有些仙風道骨。長老此去，只怕還未出關，不能相見。倘相見時，乞道賤諱，說不日又來參謁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」

謝了擾茶，當下問了華陰縣路徑作別去了。尋至菊潭邊，果然一潭清水。蛋子和尚道：「雖不是菊花時候，不可當面錯過。」將手捧水來吃了幾口，脫得赤膊，又洗了個浴，穿了衣服，問路到丹水那邊去。這一年是閏七月，該六月初二日夏至，此時五月二十一日了。蛋子和尚記得分明，坐在近處草宿一晚。到二十二日恰好是夏至前十日了，蛋子和尚來到水邊，見是一條大河，問著土人方知原是個通渠，只道二三里河面內所出之魚都帶紅色，更不雜亂，所以喚做丹水，可見水族也有個界限，此乃造化之奇也。因這丹魚又少又小，又不中吃，所以丹水中絕沒個打魚的船兒。

蛋子和尚特地往下流頭，僱個小小漁船，移來住下。多買些酒食和漁翁同吃，對他說道：「今夜要煩你下個網，取得幾個丹魚時，我教你個戲法作耍。」漁翁道：「甚麼樣戲法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取這丹魚的血塗在腳底上，念個咒語，呵口氣往水面上行走，如履陸地。」漁翁道：「此法惟我漁家切用，千萬傳這口訣與我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若有了魚，傳你卻容易。」漁翁乘著酒興，忙去艸頭取網。漁婆見他醉了，不肯與他，兩人廝鬧了一場，奪得網來，整理停當，便要撒將下去，蛋子和尚道：「且住。我還有個咒語，停一會兒等魚自浮水，方可取之。」兩個人且在船上敘些閒話，漁翁帶醉不覺睡去了。蛋子和尚眼睜睜看著水面，亦聞得游泳唼哺之聲，並不見有赤光。候至夜深，月從東起，照見水面果然魚皆浮起，那丹魚映著月光，其色如火。蛋子和尚急急的喚醒了漁翁，那漁翁醉還未醒，呼么喝六的望空打一網，拿不多幾個小魚兒。再下網時，魚多驚散了。共取得十來尾，殺起來血又不多。蛋子和尚心下想道：「有心使這遍乖了，且把漁翁來試一試。若有驗，下年來多取些備用也未遲。」教漁翁舒過雙腳來，把些魚血塗在那腳心裏，口中假做念咒，呵口氣喝聲：「疾！」叫漁翁下水快走。那漁翁老實，真個望水面雙腳跳下，撲通的一聲沒頭沉下。漁婆在艸頭看見，叫起屈來。蛋子和尚也著忙了，把船上木板竹篙亂撇下水去。喜得漁翁識水性的，在船頭下水，卻在船艸上爬起。老夫妻兩口纏住蛋子和尚，絮聒個不了不休。蛋子和尚無言回答，只得招個不是，情願賠禮。到次日天明包裹中取出一墜銀子，約有二錢重，與他買酒吃壓驚，方才罷手放和尚起岸，那漁船自去了。蛋子和尚歎口氣道：「古人云：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，』世上傳留法術都只捕風捉影，有假無真，即是白雲洞天書，雖是三番親到，方信其為真，然未曾辨識試驗，尚不知其何如也。」只因蛋子和尚好奇太過，求真太急，偶見「抱樸子」書上有這一段話便要試他，及至不驗，連白雲洞天書都疑心起來了。有詩為證：

世間戲法本無真，載籍傳來也哄人。

何事癡僧偏易信，漁翁落得壓驚銀。

又有人駁這首詩道古人之言定然有據，人自不得其傳，不可直謂其妄也。詩曰：

世間變幻儘多奇，抱樸傳來未必虛。

自是奉行無祕訣，見今丹水出丹魚。

蛋子和尚見天氣炎熱，因過秋林見其泉石秀麗，心下喜歡道：「據秦恆所言，聖姑閉關，未必便能相見，莫等到那邊時進退兩難，我且住過六月，等秋涼走路未遲。」這山寺中和尚們見他扇上訪聖姑三字，也有不曉得的，絮絮叨叨的盤問他，也有曉得的道便是華陰縣那個老婆子。蛋子和尚聽見僧眾聞名，一發放意了。

話分兩頭。再提那聖姑姑在楊巡檢西園住起，是去年五月中。今年又是七月，一載有餘了。他猛然想起：「媚兒不知下落，天後說道自有人來尋你，也不知該在何年何日，在此內外不通，便有呂純陽張道陵出世，那個半夜敲門三更打戶，把這仙機妙法特地尋你則甚。還是與外人相接，庶幾便於尋訪。聞楊奶奶患了風寒有十分沉重，諸醫不效。楊巡檢正在著急，乘此機會，勸他起個無遮大會保讓奶奶安康，那時僧道畢集，必有所聞矣。」當晚送供給的家童來，便將建會保讓的話對他說了。又道：「若是老爺肯發心時，貧道只今晚便求普賢菩薩的聖水，來救取奶奶，管情沒事。」家童回去述與楊巡檢聽了，楊巡檢頓足道：「正忘了聖姑姑，有這個良醫何不去求他。」便教掌房的老嫗，快到西園求他聖水，所言保讓道場，但憑開規起建。老嫗到西園見了聖姑姑，把楊巡檢吩咐的話一一說了。那老狐精那裏有甚麼聖水，魘地裏到臥室中把個磁碗撒一潑尿，做張做智的擊出房來，交與老嫗。老嫗接在手中，分明捧了玉杯甘露，戰兢兢只怕損了一滴，討個盒兒盛了拿回，獻與楊巡檢。楊春平信奉到此，豈疑其詐。真個認做仙丹妙藥，叫丫頭扶起奶奶的頭，親手把這碗狐尿灌在他口裏去。原來藥性本草上有一款狐尿，主治寒熱瘟瘧，偶然暗合了。楊奶奶到半夜來頓覺清爽，討湯水吃。楊春喜從天降，稱贊聖姑姑不絕。那時就有個親知灼見的，對他說是老牝狐撒的臊溺，他家如何肯信。這也是狐精的法緣將到，自然有這般造化，世間萬事皆如此也。有詩為證：

遲未至時真成假，時若通時假亦真。

莫向人前誇本事，還愁造化不如人。

次早楊春巡檢親到西園，從後邊私路進去見了聖姑姑，再三稱謝，就問他保讓道場如何規則。婆子道：「這個道場名為無遮大會，或是講經，明心見性。或是念佛，專修西方。世人根器，鈍多利少。如今還是說些因果，以勸化世人念佛。不論善男信女，在家出家，願來者聽。本宅施主，備齋款待。別個有頭髮的吃去不算，只光光和尚要齋滿一萬之數。數滿之日，做個迴向功德，其福無量。不但老僧越夫妻長壽，還要觀音菩薩送子，文昌帝君填祿，世世富貴，才表貧道的一點報效之意。」原來楊巡檢夫妻兩口，極過得好，真個是如魚似水，百從千隨，雖然偏房有子卻不喜歡。只要奶奶有個親生，方才心滿意足。聞了此言，如何不喜。當下取曆日看了，擇於八月初三啟請聖姑出關，十一日道場起首。先去稟過了縣尹，自己寫個告示，張掛西園門首，寫道：

本宅因家眷不安，發心啟建無遮大會。以八月十一日為始，一連七日。四方善男信女、僧尼道眾真心願來念佛者，本宅例有齋襯，如有棍徒乘機囉喏，擾亂佛場，定行送官懲治不恕。特示

天禧二年七月 日

卻說楊奶奶自服過聖水之後，病勢漸退，雖然精神未復，且喜沒事了。感聖姑姑活命之恩，做下青紵絲道兜一個、紫花細布道衣一件將白綾做了夾裏、梅綠暗花錦裙一條、雲頭道鞋一雙，至初二差兩個丫鬟跟著老嫗從西園後邊私路進去，送與聖姑姑說：「奶奶多多上覆，感謝聖姑姑救命之恩。明日出關恐不得自來參見，特具拜佛新衣一套，幸勿棄嫌。」聖姑姑道：「逐日擾宅上，如何又要奶奶費心。」就辭不過，只得收了。便道：「回去時致意奶奶，耐心保重。十一日道場起手，奶奶那時也康健了，請早過拈香。功德滿日，還保扶奶奶添個公子哩。」老嫗道：「奶奶諸般稱意了，只少一件兒，男男女女也生過五胎，只是不育。」聖姑姑道：「奶奶今年幾歲了？」丫鬟道：「老爺四十一歲，奶奶小二歲，今年三十九歲了。」聖姑姑道：「這場病症也是明九年分的晦氣，應過便沒事了。看奶奶不是孤相，命中定有好子，只是招得遲些。」說了好一會，你謝我我謝你的辭別去了。

到初三日，楊巡檢自去西園揭封皮，開鎖。一面著人打掃飯僧堂，便叫修理鍋灶。一面請出聖姑姑到佛堂中，商量安排道場，合用傢伙。除卻菜蔬、茶水臨期每日備辦，其他米麥、豆粉、油、鹽、醬、醋，及桌凳、碗碟件件預先運到。此時哄動了華陰縣裏，那個不傳說楊老佛家齋僧。有等無籍的化了、串街的婆娘，平昔不曾吃一日素念一聲佛的，也學裏頂唐巾，戴個道兜，整備起齋之日來道場中趁口和哄。

到了十一日，天色方明，便有人一出二進的觀看。但見：

園門洞啟，佛堂弘開。琉璃燈下，燭台上油燭成行。獅子爐前，香案間牙香滿盒。念佛台，高裝法座起號，專待供佛陀，飯僧堂，雜擺春臺放鉢，只延僧侶。劈柴煮飯，火夫亂叫斧頭來。洗菜熬油，廚子只嫌幫手少。可惜富家齋一日，堪充貧戶費終年。

少停，楊巡檢帶了一班家樂，到西園前後左右點檢了一回。這些僧徒道友，男男女女，源源而來。又有一等閒漢兒童，雖不念佛投齋，都來趁鬧觀看。此等最多，越顯得人山人海。只聽得淨室中，共是三遍鐘鳴。第一遍：聖姑姑起身梳洗。第二遍：聖姑姑早齋更衣。第三遍：樂人一齊吹出。但見堂中畫燭齊明，香煙繚繞。好幾個丫鬟養娘簇擁著聖姑姑，齊齊整整，穿著一身新衣搖擺出來，向佛前拈香膜拜。楊巡檢隨後也拜了。一班吹手迎出前堂，那婆子全不謙讓，逕往高座上坐了。楊巡檢口稱師父，倒身下拜。眾人中也有去年拜過他的，也有新來的，不分男女，但是佛會中，一齊隨著磕頭，那婆子端然不動。原來這念佛會中，為首的謂之佛頭，他若開談，眾都靜聽，他若念佛，眾都齊和。其人妄自尊大，旁若無人，從來有這個規矩，這婆子也只蹈襲而已。拜罷，聖姑姑吩咐男左女右分班而坐。楊巡檢看見人眾嘈雜，避在旁邊一個書房中，坐了一會先回去了。這夥老少婆娘，張姨李媽，你扯我拽的，各尋伴侶向右首坐下。但是僧流居士俱在左邊。也有說是女僧，捱向右邊坐的，急忙裏辨不出真假。亦有捱擠不下，只在兩旁站立的。其他投齋行腳都在外邊四散，或坐或立。聖姑姑將界方在案上猛擊三下，吩咐眾善友不許揚聲，各宜靜聽，無常迅速，時至不留，要免輪迴，作速念佛，偈曰：

西方有路好修行，阿彌陀佛。勸你登程不肯登，南無阿彌陀佛。你若登程吾助你，阿彌陀佛。只須念佛百千聲，南無阿彌陀佛。

每稱揚佛號，眾人齊聲附和畢，聖姑姑道：「貧道從西川到此，感承本宅官府相留，一年有餘。今日出關啟請這個道場，一來要保國治年豐，民安道泰；二來要保本宅官府人口平安，福祿■遠；三來要保十方大眾道心開發，早辨前程。貧道今日也不講甚經說甚法，且把諸佛菩薩的出身，敘與大眾聽著。」你道觀音菩薩是甚樣出身？偈曰：

觀音古佛本男人，阿彌陀佛。要度天下裙釵化女身，南無阿彌陀佛。做了妙莊皇帝三公子，阿彌陀佛。不享榮華受辛苦，南無阿彌陀佛。

那婆子將觀音菩薩九苦八難，棄家修行的事跡，敷演說來。說一回，頌一回，弄得這些愚夫愚婦眼紅鼻塞，不住的拭淚。到午齋時分，聖姑姑收了科下坐赴齋。眾人也有住下吃齋的，也有竟自回去的。只飯僧堂僧眾，齊齊的坐下，每人一大碗飯，碗上頂著一簇乾菜、兩片豆腐、兩個大■磨■磨、一索長壽綿線，線上穿三十文褌錢，做七八路的隨頭派去。這是第一日，來的還少，只有二百餘眾，管家登記明白了。剩下的飯，大籬裝著憑這起黃胖道人、癩皮化子隨意大碗價吃飽，到明日又是如此。來的人一日多似一日，供給的支持不來了，稟過楊巡檢，又出個曉示，但是遊方僧眾，俱於各處庵堂寺院支領齋褌，本宅預先派開錢糧，差人分頭主管登記。其飯僧堂，專待四方道友。又吩咐各庵院主細心察訪，僧道中果有德行超群，法術驚眾者，即時稟知本宅，另行優待。這是聖姑姑的主意。

話休絮煩。再說蛋子和尚在秋林山住了兩個月，見天氣已涼了，收拾包裹望永興一路進發。免不得日間化齋，夜間投宿，路上便有人傳說華陰縣宦家啟建無遮大會，勸人念佛。蛋子和尚猜道：一定是聖姑倡首，便趨行前去。不一日，到了華陰，正是八月十七，這裏是第七日道場了。婆子逐日的將文殊普賢諸佛化身，他演說那個親眼看見的，敢與隨他質證道個不字。蛋子和尚到時已知備細，他一心要見聖姑，誰耐煩到庵院中支領常例齋褌。待到西園又怕門上拒阻，沉吟半晌，便逕到楊巡檢宅門首去，在石獅子邊盤膝坐著念佛。管門的張公道：「你那長老想是沒耳朵的，本宅現今齋僧，卻不到庵院中去領受，在此閒坐則甚？」蛋子和尚舉扇道：「貧僧沒耳朵，老菩薩是有眼睛的。怎不看扇上寫的字樣？貧僧是求見聖姑的，不是討齋褌的。」

言之未已，只見宅門裏面走出兩個有年紀的婦人來，背後安童捧雙幢的食盒兒跟著。你道那婦人是誰？一個是掌房的老嫗，一個是女陪堂。如何叫做女陪堂？比如男子家讀書的有個伴讀，頑耍的有個幫閒，至於那女眷們廝伴的就叫做陪堂。也不是女教學，又不是針線娘，逐日只清話閒耍，或是吃茶飲酒下棋投壺，遇著好佛的就陪著燒香供佛，大人家住往有之。張公指著道：「長老你要見聖姑時，只央這兩個老人家引進，便得相見。」蛋子和尚慌忙起身，打個問訊道：「女菩薩，貧僧稽首了。貧僧要見聖姑，相煩引進則個。」老嫗先立住腳，那女陪堂和安童也住了。老嫗問道：「長老那裏來的？要見聖姑則甚？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僧泗州城人迎暉寺出身，去年得了個不起之疾，夢中虧著那聖姑姑救我，特地相訪，不期在此。聞知貴府告示，凡遠來行腳逕赴各庵院支領齋褌，並不許到佛堂纏擾，莫非會中多是女菩薩麼？佛門廣大，如能挈帶貧僧去去磕一個頭，也是一場緣法。」

老嫗道：「一般也有男人在彼，起初長老們也都在一處散齋，後來人眾，所以派開了。如今只一位去時，卻也不妨。」女陪堂便道：「喜得奶奶不在那邊，沒甚妨礙。」老嫗道：「奶奶近日有病，也虧著聖姑姑救好的。這個道場也為保襪啟建，因奶奶身子還不健旺去不得，不然也在彼拈香拜佛了。這食盒內的點心茶果，奶奶著老身送與聖姑姑用的。」蛋子和尚見那婆子又和氣又健談，便問道：「聞得聖姑識字最深，曾在貴府辨認過什麼梵字金經，果有此事麼？」老嫗道：「千真萬真的，這本經經過許多名僧都不曉得，偏有他婦道家字字能識。老爺為此上敬重他起。」口裏自說，腳下自走，不覺到了西園。只見門內門外，鬧哄哄的往來，何止千人，都道在佛地上走一遍，過世人身不絕。有這般邪說，所以佛會聚人極易。老嫗道：「長老且在飯僧堂暫住，待老身稟過聖姑，方來喚你相見。」走了幾步，又縮轉來說道：「不曾問得長老甚麼法名？老身好去說話。」蛋子和尚道：「貧尚沒姓沒名，從小只叫做蛋子和尚。」老嫗道：「到是個光頭渾名。」帶笑的走進去了。

這一日，聖姑姑正說的是羅卜救母的因果，說了又念佛，念了佛又說。到午牌時分完了，老嫗將送來茶果放在淨室中，無非是白糕、油餅、蒸酥麻團及榛、鬆、棗、栗之類。等候聖姑姑進來，女陪堂迎著相見，便道：「連日辛苦，奶奶十分掛欠。特地備下些粗點心，請老菩薩用些。」聖姑姑稱謝過了。女陪堂推聖姑姑坐了客席，自家坐了主席，也去扯老嫗同坐。老嫗再三不肯，聖姑姑道：「佛門中，更無大小，只管坐著不妨。」老嫗方才取個小杌兒放在旁邊，叫聲大膽坐了下去。殷懃勤的送茶送果，說話中間，提起了奶奶求子之事，女陪堂問道：「老菩薩，你當初曾有兒沒有？」聖姑姑道：「貧道有個兒子，在遠方出家做道士。」女陪堂問道：「緣何不做和尚，卻做道士，不是女菩薩的本等。」聖姑姑道：「萬法初無二理，三教本是一宗，就是老身佛法也講，道法也講。」老嫗就插嘴道：「老菩薩你醫法也講，不然如何能救人的病症。」聖姑姑笑道：「奶奶貴恙是虧了聖水。」老嫗道：「你又會夢中去救人，有恁般事麼？」聖姑姑道：「沒有。」老嫗道：「方才有個長老是泗州城人，他道你夢中去救了他病，特地尋訪，他手中拿一把細篋兜扇，上寫訪聖姑三字。他名字又叫做奇怪，叫什麼團子和尚。」女陪堂道：「差了，是叫做蛋子和尚。」只這個蛋子，直觸在聖姑姑心裏，那老狐精最有急智，便忙扯個謊道：「這和尚是我前世的兄弟，平生最是孝順我，曾有病他割下腿上一片精肉煎湯我吃，我就好了。今世我合去救他，正是恩恩相報，如今他在那裏，便引來見我則個。」老嫗應承去了。

卻說管西園齋飯的，本是不打發遊僧，因見是掌房老嫗與女陪堂同引來的，一般有齋有褌。蛋子和尚吃了齋，正靠在門上閉看，只聽得叫聲：「蛋長老，是你前世姊兒喚你。」蛋子和尚回頭見是老嫗，問道：「誰是貧僧的姊兒？」老嫗便把聖姑姑說的話，述了一遍，如今喚你相見。蛋子和尚明曉得是科誦，只得將錯就錯，把直褌整一整，隨著老嫗直至淨室中。聖姑姑先起身招架，蛋子和尚一見便放下棍棒、衣包，磕頭稱謝。聖姑姑慌忙扶起，認做兄弟。再取個杌子，就叫他隨著老嫗坐了。兩下裏並沒半點相干，未免敘幾句鬼話。只因這番相會，有分教：盜法的點僧兼辨天文蝌蚪，坐關的妖媛頓成地煞神通。破楊巡檢幾分的家私，費趙管家一番的心計。正是：

一莖儘有千尋勢，尺水能興萬丈波。